四庫全書

子部

子部三十三

雜家類六

困學齋雜錄一卷 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元鮮于樞撰樞字伯機漁陽人官太常寺典簿書史會要稱其酒酣驁放吟詩作字奇態橫生趙孟頫極推重之是書所紀當時詩話襍事爲多原本不著名氏故嘉靖中袁褧跋稱撰人未詳曹溶收入學海類編以鮮于樞自號困學民題所居曰困

學齋遂以此書爲樞撰今考其書雖隨筆劄錄草草不甚經意而筆墨之間具有雅人深致非俗士所能僞托且元初諸人亦別無稱困學齋者溶定爲樞作似乎可信末有厲鶚跋謂卷中金源人詩可補劉祁歸潛志之缺存之亦可以資采錄也開卷引李平許楷二事但錄舊文無所論斷莫詳其意卷中趙復初二詩前後兩見字句亦有異同殆亦偶然襍錄未經編定之本後人因其墨迹繕錄成書如蘇軾志林仇池筆記之類歟

隱居通議三十一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元劉壎撰壎字起潛南豐人書中自稱開慶元年年二十則宋亡之時已年三十六故於宋多內詞然書中又稱至大辛亥為南劍州學官計其年已七十二矣日暮途窮復食元祿而是書乃以隱居為名殊不可解考其水雲村稿中延祐己未重題梅氏海棠詩有花甲重周八八十之句則壎入元四十四年尚存最為老壽是書當其晚歲退休時所著也凡分十一門理學三卷古賦二卷詩歌七

卷文章八卷駢儷三卷經史三卷禮樂造化地理鬼神襍錄各一卷其論理學以悟爲宗尊陸九淵爲正傳而援引朱子以合之至謂朱子後與道士白玉蟾游始知讀書爲徒勞葢姚江晚年定論之說源出於此皆鄉曲門戶之私無庸深辨其經史以下六門考證亦未爲精核且多飽飣而鬼神一門尤近於稗官小說惟評詩論文之二十卷則據生於宋末舊集多存其所稱引之文今多未見其篇帙其所稱引之人今亦多莫識其姓名又多備

錄全篇首尾完具足以補諸家總集之遺如宋璟梅花賦今惟據田藝衡留青日札傳鮮于樞所書一篇又據李綱忠定集知原賦已亡綱爲補作今觀璩所錄知宋元間行於世者乃有二本又如陸游之從韓侂冑以牽於愛妾幼子之故爲他書之所未言厲鶚宋詩紀事載李義山詩不能舉其仕履觀璩所記乃知其嘗以江東提刑守池州凡此之類頗足以廣聞見至於論詩論文尤多前輩緒餘皆出於諸家說部之外於徵文考獻皆爲有裨

固談藝者所必錄也壎所著水雲村稿世有二本其一本別題曰泯稿卷帙頗少不知何人刪取是書三分之一附諸稿末殊爲闕畧此爲三十一卷之足本固罕覯之祕笈矣書中間有案語葢其後人所附自署其名曰凝考國初有南豐劉凝字二至嘗撰稽禮辨論韻原表石鼓文定本三書或即其人歟

湛淵靜語二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元白珽撰珽字廷玉錢塘人家於西湖有泉自竺

山滙於其門埏名曰湛淵因以爲號是書爲其友海陵周暕所編前有埏自序又有暕序題至大庚戌稱埏是年六十三歲以長歷推之當生於宋理宗淳祐八年戊申元兵破臨安時年二十七矣故其書於宋多内詞與劉壎相類然考埏入元以後以李衎之薦授太平路儒學正未幾攝教授事尋轉常州路教授陞江浙等處副提舉遷淮東鹽倉大使再遷蘭谿州判官乃致仕則食元之祿久矣而猶作宋遺民之詞其進退無據亦與壎相類也

是書乃其襍記之文據卷末有明人跋語稱嘉靖丙午鈔自崑山沈玉麟家而疑其不止此二卷殆殘本歟厲鶚作宋詩紀事蒐采極博而此書開卷載理宗賜林希逸詩一篇鶚不及收則鶚未見其本矣其中如謂皎然銅盌爲龍吟歌詠房琯事詩家未有引用者不知李賀昌谷集中實有假龍吟歌謂匡謬正俗爲顏真卿作不知實出顏師古不免稍有疏舛文中子李德林一條乃晁公武讀書志之語辨常儀占月一條亦史繩祖學齋佔畢之

說亦未免偶相剽襲其載倪思論司馬光疑孟一
條謂王安石援孟子大有爲之說欲神宗師尊之
故光著此書明其未可盡信其說爲從來所未及
案晁公武讀書志稱王安石喜孟子自爲之解其
子雱與其門人許允成皆有註釋蓋唐以前孟子
皆入儒家至宋乃尊爲經元豐末遂追封鄒國公
建廟鄒縣亦安石所爲則謂光疑孟實由安石異
議相激而成不爲無見必以爲但因大有爲二語
則似又出於牽合非確論也然其他辨析考證可

取者多其記汴京故宮尤為詳備在元人說部之中固不失為佳本矣

敬齋古今黈八卷 永樂大典本

元李冶撰冶有測圓海鏡已著錄此書原目凡四十卷其以黈名者案漢書東方朔傳黈纊充耳所以塞聰顏師古注曰示不外聽冶殆以專精覃思穿穴古今以成是書故有取於不外聽之義歟元史本傳邵經邦宏簡錄黃虞稷千頃堂書目俱作古今難當因字形相似傳寫致訛文淵閣書目題

作宋人則併其時代亦誤矣其書皆訂正舊文以考證佐其議論詞鋒駿利博辨不窮其說毛詩草蟲阜螽一條云師說相承五經大抵如此學者止可以意求之膠者不卓不膠則卓矣是其著書之大旨也其中如謂蚩尤之名取義於蚩蚩之尤謂內則一篇卑瑣凡猥大類世所傳食纂謂中庸索隱行怪乃素餐之素謂孟子兄戴蓋爲一句祿萬鍾爲一句戴蓋卽乘軒之義或不免於好爲僻論橫生別解又如淳化閣帖漢章帝書千字文米芾

書史黃伯思法帖刊誤秦觀淮海集俱以爲僞帖
而冶據以駁千字文非周興嗣作太平廣記載徐
浦鹽官李伯禽戲侮廟神其事在貞元中具有年
月而冶即以爲李白之子伯禽亦偶或失考然如
辨史記微子面縛左牽羊右把茅乃其從者牽之
把之司馬遷所記不謬孔穎達書正義所駁爲非
辨鄭語收經入行姟極謂經即京姟即垓韋昭不
當注經爲常辨論語五十以學易謂論語爲未學
易時語史記所載則作十翼後語不必改五十字

作卒辨孟子龍斷卽列子所謂冀之南漢之北無龍斷焉辨史記自叙甌駱相攻謂當爲閩越相攻辨張耒書鄒陽傳後謂韓安國實兩見長公主漢書不誤而耒誤辨衛青傳三千一十七級謂級字衍辨蒙上斬字顏師古誤蒙上捕字遂以生獲爲級辨魏志穿方負土謂卽算經之立方定率辨吳志孫權告天文謂不當呼上帝爲爾辨通鑑握槊不輟謂胡三省誤以長行局爲長矛以及辨古者私家及官衙皆可稱朝引後漢書劉寵成瑨及左傳伯

有事爲證辨佝僂丈人承蜩所以供食引內則鄭元注荀子楊倞注爲證辨吳都賦猓子長嘯當作長笑引山海經爲證皆具有根據要異乎虛騁浮詞徒憑臆斷者矣至於所引戰國策蔡聖侯因是已君王之事因是已二已字今本並作以而證以李善註阮籍詠懷詩所引實作已字足以考訂古本又大學絜矩今本章句作絜度也治所見本則作絜圍束也蘇軾赤壁賦今本作而吾與子之所共適治所見本則作共食而駁一本作共樂之非

亦足以廣異聞有元一代之說部固未有過之者也雖原本久佚今採掇於永樂大典者不及十之四五然菁華具在猶可見其崖畧謹以經史子集依類分輯各爲二卷以備考證之資焉

日聞錄一卷永樂大典本

元李翀撰翀不見史傳惟書中紀至正甲辰丙午間事下距洪武元年僅一二載其人當已入明然書中皆稱元爲國朝則前代遺老抱節不仕者也是書多及歷代故事畧如蔡邕獨斷崔豹古今註

之體而辨論差詳多有可采亦間及元代軼事益襍家者流其中如謂典命以九爲節以七爲節以五爲節卽掌節之節殊屬臆斷又謂唐以後有司給門旗二龍虎旗一之類乃變節爲旗不知周禮司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旗州里建旟縣鄙建旐已各以旗常爲表識不得云自唐以後始變節爲旗考證未免少疎又如眞德秀題三教圖之類亦未免傳聞附會然大致引據詳核足與史志相參考數典者固宜有取也舊本

久佚今以永樂大典所載抄合排比編爲一卷千頃堂書目載有是書而題作者爲凌翀永樂大典所題亦有一條作凌翀然其餘無作凌翀者今擇其多者從之而附載姓氏之異同備考核焉

勤有堂隨錄一卷　編修程晉芳家藏本

元陳櫟撰櫟有書傳纂疏已著錄此其隨筆劄記之文也雖多談義理而頗兼考證於宋末元初諸人各舉其學問之源流文章之得失非泛泛托諸空言者其謂陳安卿爲朱門第一人黃直卿李方

子多有差處謂楊誠齋亦間氣所生何可輕議謂劉辰翁父喪七年不除爲好怪釣名尤平情之論不規規於門戸之見者矣櫟定宇集前載有年表一卷稱至治三年年七十二作勤有堂記則是書當成於晚年然其記集中不載而集末別有朱升記一篇述其曾孫鑿之言曰辛勤三十年始有此室廬韓公詩也詩書勤乃有亦韓公詩也觀吾家堂名者咸而弗辨請爲記以昭之云云詳其詞意主於櫟夫婦辛勤以有此堂葢宋末建陽余氏書

坊亦名曰勤有堂故有是辨歟

玉堂嘉話八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元王惲撰惲有承華事略已著錄是編成於至元戊子紀其中統二年初爲翰林修撰知制誥兼國史館編修官及調官晉府秩滿至元十四年後入爲翰林待制時一切掌故及詞館中考核討論諸事始於辛酉終於甲午凡三十四年之事所記當時制誥特詳足以見一朝之制如船落至祭文太常新樂祭文之類皆他書所未見他如記唐張九

齡李林甫告身之式記平宋所得法書古畫名目宋聘后六禮金科舉之法以及論宣諭制誥之別據柳公權跋知唐時已有廣韻辨米芾之稱南宮以贈官太常記秦檜家廟之制摘顏眞卿書出師表之僞謂金史天文志出於太史張中順與張德輝述塞北之程劉郁述西域之事皆足以資考證而宋遼金三史之議尤侃侃中理其中如論日月五星則不知推步之法謂古婦人無謚則不知聲子文姜之例論六帖則剿襲演繁露論舜事則誤

信錢時論野合則附會博物志皆爲疵累唐六典女伯女叔一條二卷五卷再見亦失檢校然大致該洽不以瑕掩全書已收入秋澗集中此乃其別行之本也

庶齋老學叢談三卷 安徽巡撫採進本

元盛如梓撰如梓衢州人庶齋其自號也嘗官崇明縣判官其書多辨論經史評隲詩文之語而朝野逸事亦間及之分爲三卷而第二卷別析一子卷實四卷也大抵皆隨時掇拾而成如載陸游姚

將軍趙宗印二詩惜不得姚名字而渭南集實有
姚平仲傳王士禛居易錄巳摘其疎他若引左傳
晉景公病如厠陷而卒謂國君何必如厠而以爲
文勝其實不知國策趙襄子史記慎夫人皆載有
此事古人朴質不以爲怪豈可執此以證左傳之
誣又於賈似道有豪傑之譽載曹東畎媟俚之詞
皆爲失當然如駁吹劍錄謂廣陵散不始於王陵
母邱儉以姑蔑墓證韋昭註國語之非此類亦頗
見考據又各條之下間注出某人說葢如梓猶及

與元初故老游故所紀多前人緒論頗有可採云

研北雜志二卷 內府藏本

元陸友撰友有墨史已著錄友嘗取漢上題襟集所載段成式語自號研北生因以名其襍著前有元統二年二月自序稱元統元年冬還自京師索居吳下追憶所欲言者命其子錄藏葢虞集柯九思同爲友於朝會二人去職友亦罷歸時也所錄皆軼文瑣事友頗精賞鑒亦工篆隸故關於書畫古器者爲多中亦頗有考證如解李商隱之金蟾

齧鎖何辨徐鍇說文繫傳之獮字𤕤字互相矛盾援北史證馬定國以石鼓出宇文周之非引鄭康成之說證傳註稱錯簡之誤皆有可采至謂仉姓出梁四公子傳不知孟母先氏仉以王明清字仲言謂本張華贈何劭詩其言明且清句不知禮記先有此文則偶然疎舛也徐顯稗傳載友撰研史墨史印史不載此書此本出自陳繼儒家末有舊䟦已稱字多譌脫繼儒刻入普祕笈中更失校讐如皇象天發神讖碑事一條上下卷其文複見則

顛倒錯亂可知矣錢曾讀書敏求記稱有柯柘湖校本項藥師刊本今皆未見也

北軒筆記一卷兩淮鹽政採進本

元陳世隆撰是書前有小傳不知何人所作稱世隆字彥高錢塘人宋末書賈陳思之從孫順帝至正中館嘉興陶氏没於兵所著詩文皆不傳惟宋詩補遺八卷與此書存於陶氏家今宋詩補遺亦無傳本惟此一卷僅存所論史事爲多如論西伯戡黎力辨委曲回護之説論曾兩生不知禮樂論

胡寅譏劉晏之非論秦王廷美生於耿氏之誣論周以于謹爲三老有違古制皆援據詳明具有特見至所載僧静如事則體褻小說未免爲例不純是亦宋以來筆記之積習不獨此書爲然然不害其宏旨也

閒居錄一卷浙江汪啓淑家藏本

元吾邱衍撰衍有學古編已著錄是書乃衍劄記手稿陸友仁得於衍從父家錄而傳之猶未經編定之本故皆隨筆草創先後不分次序字句亦多

未修飾其中如駁戴侗六書故妄造古篆一條辨
徐鉉篆書筆法一條皆與學古編互相出入蓋先
記於此後採入彼書而初稿則未削除也然零璣
碎玉往往可採如辨顏氏謬解匆匆辨魏伯陽參
同契謬以易字從日月辨杜甫非不詠海棠語皆
有識惟論堯典中星以為四時皆以戌刻為昏未
免武斷論借書一瓻謂以甕盛卷軸亦為穿鑿以
及論奧竈字與爾雅相違論五伯字不考後漢書
禰衡傳以為唐人行杖之數皆不免於疎漏其他

禨談神怪亦多蕪雜以行學本淹通藝尤精妙雖偶然涉筆終有典型故仍錄存之以備節取焉

雪履齋筆記一卷 編修程晉芳家藏本

元郭翼撰翼字羲仲崑山人自號東郭生因以東郭先生故事名其齋曰雪履嘗獻策張士誠不用歸耕婁上老得訓導官偃蹇而終蘇州知府盧熊題其墓曰還善先生又爲撰墓志載翼卒於至正二十四年其文在朱珪名蹟錄中則距順帝北行尚前三載他書或謂翼至洪武初嘗徵授學官非

其實也是編乃江行舟中所紀隨手襍錄漫無銓
次然議論多有可采如解商書兼弱攻昧二句取
張九成說解論語犬馬有養取何晏集解說駁張
九齡金鑑錄之僞辨蔡氏三仁之論皆爲有見其
論謝師直語一條論詩一條亦具有義理惟解論
語怪力亂神一條爲力不同科一條過信古註未
免好奇耳其書久無刊本曹溶嘗收入學海類編
然中有近時袁了凡之語袁黃萬歷時人烏在元
末何由得見殆明人有所竄亂非其舊本矣

霏雪錄二卷 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明鎦績撰案說文有鎦字而無劉字徐鉉附註以爲鎦字卽劉字此書作鎦葢偶從古體遂相沿別爲一姓實非有二也績字孟熙先世洛陽人徙於山陰其父渙通毛詩元時嘗爲三茅書院山長績承其家學故此書辨核詩文疑義頗有根據又及與元末諸遺老遊故襍述舊聞亦多有淵源然每紀夢幻詼諧之事頗襍小說家言其以杜常詩爲杜牧詩王士禎香祖筆記嘗糾之亦不免小誤又

如稱其遠祖馬牧君事金太祖有紀信之節元修
三史時史臣責賕於其祖不肯遂不得書此事論
史者俱未之及然當時元政雖頹而秉筆諸臣如
揭傒斯歐陽元等皆一代勝流未必遽有索米受
金之事是亦一家之私言未可概信以其可取者
多錄備明初說部一家耳此書成化間嘗刊行有
胡謐後序稱績所著尚有嵩陽稿詩律今俱未見
殆已散佚矣

蠡海集一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舊本題宋王逵撰案宋有三王逵其一王逵不知何許人仁宗時官江南西路轉運使調淮南轉運使包拯連具七章彈之具載拯奏議中極斥其貪鄙酷虐似非能著書之人其一王逵濮陽人天禧三年進士官刑部郎中其所著作惟呂希哲雜記載其贈蔡襄詩一首阮閱詩話總龜載其詠酒帘一聯不聞更有此書其一王逵淄州人建炎中知徐州王復之孫紹興中太僕丞王佾之子其所著作惟蘆浦筆記載送田郛詩一首亦不聞有此書

此書中論脉一條稱七表八裏九道計二十四見

之於叔和脉訣是熙寧間書也前兩王逵不得見

論百刻一條稱趙緣督又有一說是至元以後書

也後王逵亦不得見又安得而引之耶考明黄姬

水貧士傳載王逵錢塘人足一跛家極貧無以給

朝夕因賣藥復不繼又市卜博究子史百家客至

輒談今古不休人知其辨博每以疑難質之無不

口應列其人於張介福之後王賓之前蓋洪武永

樂間人作是書者必此王逵商維濬刻稗海時未

及詳考誤以爲宋王逵也其學蓋出於邵子其書亦規摹觀物外篇分天文地理人身庶物歷數氣候鬼神事義八門皆即數究理推求天地人物之所以然雖頗穿鑿而亦時有精義世稱二十四番花信風楊慎丹鉛錄引梁元帝之說別無出典殆由依托其說亦參差不合惟此書所列最有條理當必有所受之云

草木子四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葉子奇撰子奇有太元本旨已著錄考子奇所

著諸書有範通元理二卷詩十六卷文二十卷本草醫書節要各十卷齊東野語三卷又餘錄若干卷紀元季明初事最詳今惟太元本旨及此書存此書黄衷序云二十二篇鄭善夫序又云二十八篇正德丙子其裔孫溥以南京御史出知福州重刻之約爲八篇曰管窺曰觀物曰原道曰鉤元曰克謹曰禨志曰談藪曰禨俎每二篇爲一卷卽此本也善夫序又云舊本今纂爲四野語今纂爲二併曰草木子則似此四卷已合野語爲一書然四

卷二卷當為六卷不當為八卷野語今無別本無由質其異同莫之詳也子奇學有淵源故其書自天文地紀人事物理一一分析頗多微義其論元代故事亦頗詳核惟賈魯勸托克托開河北水田造至正交鈔求禹河故道功過各不相掩子奇乃覓斥之為邪臣則不若宋濂元史之論為平允也書前有子奇自序題戊午十一月乃洪武十一年郎子奇罷巴陵主簿逮繫之歲此書葢其獄中所作云

胡文穆雜著一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胡廣撰廣字光大建文庚辰進士第一惠帝以其名與漢胡廣同更名靖除翰林院修撰靖難兵至迎降永樂初復原名累官文淵閣大學士卒謚文穆事迹具明史本傳所著有晃菴䕺從諸集是書乃其隨手劄記已載入文穆集中此其別行之本也其中如謂資治通鑑論維州悉怛謀事司馬光非不知李是牛非特以意主和鄰不欲生釁故矯爲此言引其臨終與呂公著簡爲證可謂深明

恃勢又謂灞陵尉禁人夜行乃其本職李廣憾之
爲私意謂子産論黄熊爲啟信妄喜怪之漸謂申
屠嘉大節凛然班固稱其學術不及陳平其說非
是持論亦正他如謂易卦吉凶皆戒占者當反求
諸己與左傳穆姜南蒯之事合謂問名納吉納幣
之卜皆卜其曰非卜吉凶程子所疑未可憑謂李
白非無與杜甫詩容齋隨筆所考未確謂灌嬰實
定豫章李白詩不誤而胡若愚指爲陳嬰反誤亦
頗有考據廣文集未足名家此書在明初說部之

中則猶爲可取至論季布不死一條謂班固之言抑揚太過與其貶王良而迎咸祖截然相反豈書作於建文壬午以前耶然論漢黃生宋蘇軾武王非聖人之說又似曲爲靖難解者或自知大節有虧而故爲成仁取義之言以掩後世之耳目歟

讕言長語一卷內府藏本

明曹安撰安字以寧號蓼莊松江人正統甲子舉人官安邱縣教諭是書前有安自序謂皆零碎之詞故名曰讕言長語讕言者逸言也長語者剩語

也則長當讀為長物之長矣書中多據所見聞發
明義理其論詩不中肯綮所録諸詩亦大抵不工
蓋真德秀文章正宗金履祥濂洛風雅之派至於
欲取阜陶賡歌五子之歌洪範及詩之三言五言
七言體刻為一集使人習之以復古尤萬不能行
之事然大致持論醇正於人心風俗多有所裨其
論讀經一條尤切中明代俗學之弊成化丙午顧
純題詞以輟耕録水東日記比之正德乙亥史紀
重刊跋又以霏雪録比之今以四書相較劉績霏

盛二家書大致相近陶宗儀書直小說家言遠不
逮此書也
蟫精雋十六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徐伯齡撰伯齡字延之自署曰古剡蓋嵊縣人
書中十二卷之末有𤁋冠生傳一篇卽張錫爲伯
齡作者又曰生杭人也豈嵊其祖籍歟傳稱其嘗
集𤁋爲冠嘯歌自得若不與於人世者雖博學能
文善書工琴蓺律而不肯以技自試則亦山林放
曠之士考張錫天順壬午舉人官山西山陰縣教

諭則伯齡爲天順中人故所記有成化癸巳癸卯事明末杭州別有一徐伯齡崇禎庚午舉人官永壽縣教諭名姓偶同非一人也是書雜採舊文亦兼出已說凡二百六十一條大抵文評詩話居十之九論雜事者不及十之一其體例略似孟棨本事詩其多錄全篇又略似劉壎隱居通議其中猥瑣之談或近於小說而遺文舊事他書所不載者亦頗賴以傳其論周德清中原音韻一條尤爲明確千頃堂書目作二十卷此本僅十六卷前後無

序跋亦無目錄不能知其完缺其中多闕字闕句又所錄詩文往往但存其標題而其文皆作空行蓋繕錄者圖省工力因而漏落今於有可考者補之無可考者則亦姑闕焉

震澤長語二卷　內府藏本

明王鏊撰鏊有史餘已著錄此本乃其退休歸里時隨筆錄記之書分經傳國猷官制食貨象緯文章音律音韻字學姓氏雜論仙釋夢兆十三類鏊文詞醇正又生當明之盛時士大夫猶崇實學不

似隆慶萬歷以後聚徒植黨務以心性相標榜故
持論頗有根據惟其辨累朝綵綸簿具存內閣無
楊士奇私送司禮監事焦竑筆乘嘗據以證士奇
之受誣然考復辟錄載初朝廷旨意多出內閣條
進稿留閣中號絲綸簿其後宦寺專恣奏收簿祕
內徐有貞既得權寵乃告上如故事還簿閣中云
云則鏊時所見之簿乃徐有貞重取以出未可爲
士奇不送之證其考訂間有未審又欲於河北試
行井田殊爲迂濶夢兆一條篤信占驗亦非儒者

之言未免爲白璧之瑕耳前有賀燦然序稱鏊元孫永熙梓鏊所著長語紀聞及永熙父遵考紀聞續卷郢事紀略總題曰震澤先生別集此本葢別集中之一種然舊本别行今亦各著於錄焉

井觀瑣言三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舊本題宋閩南鄭瑗撰鍾人傑唐宋叢書亦作宋人而書中稱明爲國朝所評論者多明初人物决非宋人所爲考宏治八閩通志載有莆田人鄭瑗字仲璧成化辛丑進士官至南京禮部郎中朱彝

尊明詩綜亦載有其人所著有明省齋集則此書
當即明莆田鄭瑗所作題宋人者妄也其書大抵
皆考辨故實品隲古今頗能有所發明如論王柏
改經之非斥綱目發明書法考異之曲說辨李匡
乂資暇集解律令之誤駁史伯璿管窺外編言天
地之自相牴牾及摘胡三省通鑑注所未備皆中
窾要又引宋書柳元景傳證魏崔浩因有異圖被
誅特假史事爲名所論亦有根據在明人說部中
尚稱典核惟不喜宋濂謂其文多浮詞於性命之

學不甚理會未免失之過刻其論諸史紀年之例尤偏駁不足爲據云

南園漫錄十卷湖北巡撫採進本

明張志淳撰志淳有永昌二芳記已著録是書前有正德十年自序稱因讀洪邁容齋隨筆羅大經鶴林玉露二書仿而爲之卷首數條皆掎摭容齋隨筆之語辨其是非葢其書之所緣起也其餘則述所見聞各爲考證大抵似洪書者十之二似羅書者十之九所論如江神一條譏洪邁舍人事而

諂鬼神邱濬著書一條譏其大學衍義補不敢論
及宦官立意皆極正大其避諱一條謂蜀本書多
缺唐諱乃相沿舊刻桂辨一條謂桂花桂樹兩種
張籍詩意一條謂瞿宗吉歸田詩話不知其作還
珠吟時已先居幕下駁正皆頗明析其辨永昌非
金齒地諸條考證致誤之由亦極詳核他如春草
王孫一條王維詩語自本楚詞而昧其所出横生
訓詁之類或失之陋元順帝一條誤據庚申外史
符臺外集之說以順帝爲瀛國公子之類或失之

無稽捃摭瑕瑜不掩之書也中頗紀載時事臧否人物故卷末又有嘉靖五年題後一篇辨何喬新撫夷錄之失實而以書中所載自比於孫盛晉春秋頭事其所紀錄亦可與明史相參考云

雨航雜錄二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馮時可撰時可有左氏釋已著錄是書上卷多論學論文下卷多記物產而間涉䂂事隆萬之間士大夫好爲高論故語錄說部往往滉漾自恣不軌於正時可獨持論篤實言多中理如云漢人之

於經臺史之測天也不能盡天而觀象者不能廢
宋人之於學規矩之畫地也不能盡地而經野者
莫能違又曰子靜之求心而其徒棄經典紫陽之
窮理而其徒泥章句非教者之過學者之失也又
曰宋儒之於文也嗜易而樂淺於論人也喜核而
務深於奏事也貴直而少諷皆平心靜氣之談其
論王世貞悲歌碣石虹高下擊筑咸陽日動摇句
以爲近於造作而遠自然正其一病又引徐叔明
語論世貞爲人作傳誌極力稱譽如膠庠試最乃

至細微事而津津歎語此非特漢以前無是即唐宋人亦無此陋識亦皆有見惟其論十三經注疏立而西京諸儒之訓亡未免失之過高偶涉當時習尚耳

採芹錄四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徐三重撰三重有餘言已著錄是編第一卷論養民教民第二卷三卷多論學校貢舉政事利弊第四卷多論明代人物臧否大抵皆考稽典故究悉物情而持論率皆平允無激烈偏僻之見亦無

恩怨毁譽之私勝明人所作諸說部動涉㠯言亦
勝三重所作他語錄借周子之一言遂太極陰陽
連篇累牘講學於天地之外惟力主均田限田之
議反覆引據持之最堅究而論之自阡陌既開以
後田業於民不授於官二千年於茲矣雖有聖帝
明王斷不能一旦舉天下之民奪其所有盜其所
無而均之亦斷不能舉天下之田清釐其此在限
外此在限内此可聽其買賣此不可聽其買賣而
限之使黠豪反得隱蔽爲姦猾胥反得挾持漁利

而閭里愚儒紛紛然日受其擾故漢董仲舒北魏李安世唐陸贄牛僧孺宋留正謝方叔元陳天麟皆反覆言之而卒不能行此猶可曰權不屬時不可也宋太宗承五季凋殘之後宋高宗當南渡草創之初以天子之尊決意行之亦終無成效則三重所言其迂而寡當可見矣然如論漕粟則駁邱濬海運之非論養兵則駁徐階塞外不可屯田之謬皆卓然明論其他亦多篤實近理切於事情猶可謂留心經世之學者也

畫禪室隨筆四卷內府藏本

明董其昌撰其昌有學科考畧已著錄是編第一卷論書第二卷論畫中多微理由其昌於斯事積畢生之力爲之所解悟深也第三卷分記遊記事評詩評文四子部中如記楊成以蔡經爲蔡京之類頗涉輕薄以陸龜蒙白蓮詩爲皮日休之類亦未免小誤其評文一門多談制藝蓋其昌應舉之文與陶望齡齊名當時傳誦故不能忘其結習也四卷亦分子部四一曰禨言上一曰禨言下皆小

品閒文然多可採一曰楚中隨筆其冊封楚王時所作一曰禪悅大旨乃以李贄爲宗明季士大夫所見往往如是不足深詰視爲蜩螗之過耳可矣

六研齋筆記四卷二記四卷三記四卷禮部尚書曹秀先家藏本

明李日華撰日華有梅墟先生别錄已著錄日華工於書畫故是編所記論書畫者十之八詞旨清雋其體皆類題跋葢錦贉玉軸流覽旣久意與之化故出筆輙肖之也其他所記雜事亦楚楚有致而每一眞跡必備錄其題詠跋語年月姓名尤足

以資考證王士禎居易錄嘗譏其以韓愈山石詩為白居易陸游作以唐莊宗如夢令詞為李白作以韋應物西澗詩為杜牧作以林逋為與文同李公麟同時以趙秉文為元人皆誠為舛謬其他如以蘇若蘭與渤海高氏並列於能書婦人中不知何據又文徵明詩竹符調水沙泉活句乃用蘇軾詩語今見東坡集中而以為吳中諸公遣力往實雲取泉先以竹作籌子付山僧為質其事未經人用亦屬疎漏大抵工於賞鑑而疎於考證人各有

能有不能取其所長可矣是書分二集集各四卷明史藝文志作十二卷葢總而言之其實即此三集也

物理小識十二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方以智撰以智有通雅已著錄此書爲其子中通中德中發中履所編又通雅之緒餘也首爲總論中分天類歷類風雷雨暘類地類占候類人身類鬼神方術類異事類醫藥類飲食類衣服類金石類器用類草木類鳥獸類凡十五門大致本博

物志物類相感志諸書而衍之但張華贊寧所撰但言尅制生化之性而此則推闡其所以然雖所錄不免冗襍未必一一盡確所論亦不免時有附會而細大兼收固亦可資博識而利民用鷸冠子曰中流失船一壺千金韓愈曰牛溲馬勃敗鼓之皮兼收並蓄待用無遺則識小之言亦未可盡廢矣

春明夢餘錄七十卷內府刊本

國朝孫承澤撰承澤有尚書集解已著錄是書首以

京師建置形勝城池畿甸次以城防宫殿壇廟次以官署終以名蹟寺廟石刻巖麓川渠陵園似乎地志而叙沿革者甚畧分列官署似乎職制每門多錄明代章疏連篇累牘又似乎故事體例頗爲龐襍且書中標目悉以明制爲主則不當泛及前代既泛及前代則當由元元本本絲牽繩貫使端委粲然不當挂一漏萬每門寥寥數語或有或無絶不畫一即如禮部部第一子目標曰禮制而首以朱子儀禮經傳通解一條次以吳澂三禮考註一條

又次以朱子家禮一條此儒者之著述非朝廷之典章不當繫於禮部又周與宋之舊文非明代之新制尤不當繫於明之禮部是何義也太醫院門自叙官一條外皆襍錄古人醫書序文及諸脈論以足一卷此無論不能徧載即徧載之何預明太醫院然則翰林院門將備錄歷代制誥詩賦耶又承襲沿門戶餘波持論皆存偏黨如萬歷以後歷法差舛衆論交爭至崇禎中西法中法諠呶彌甚此沿革之大者乃欽天監門於鄭世子載堉諸說

今見於明史者悉刪不錄於徐光啟等改法之事亦僅存其畧且謂舊法不過時刻之差不害於事又謂新法將來亦必差殊有意抑揚不爲平允甚其時論者多攻大統歷而大統歷曾經許衡參修承濬以講學家宗派所繫故爲之左袒其反覆以衡爲訶宗旨了然可覩也又周延儒招權納賄賜死非枉承濬乃於內閣門中錄其直房記一篇以爲美談復於刑部門中以閣臣公救延儒揭列之愼刑條下益乖是非之公矣其好惡任情往往加

是益不足盡據爲典要然於明代舊聞採摭頗悉一朝掌故實多賴是書以存且多取自實錄邸報與稗官野史據傳聞而著書者究爲不同故考勝國之軼事者多取資於是編焉

居易錄三十四卷山東巡撫採進本

國朝王士禎撰士禎有古懽錄已著錄是書乃其康熙己巳官左副都御史以後至辛巳官刑部尚書以前十三年中所記前有自序稱取顏況長安米貴居大不易之意末又以居易俟命爲說其義兩

岐莫知何取也中多論詩之語標舉名雋自其所長其記所見諸古書考據源流論斷得失亦最爲詳悉其紕謬證之處可取者尤多惟三卷以後忽記時事九卷以後兼及差遣遷除全以日歷起居注體編年紀月參錯於襍說之中其法雖本於麗元英文昌襍錄究爲有乖義例又喜自錄其平反之獄辭侃直之廷議以表所長夫鄴侯家傳乃自子孫魏公遺事亦由僚屬自爲之而自書之自書之而自譽之即言言實錄抑亦淺矣是則所見之

狹也

池北偶談二十六卷　山東巡撫採進本

國朝王士禎撰凡談故四卷皆述朝廷殊典及衣冠勝事其中如戊己校尉䄅帶官之類亦間及古制談獻六卷皆明紀中葉以後及國朝名臣碩德畸人列女其中如論王縉張商英張綵之類間有微斥其惡者益附錄也談藝九卷皆論詩文領異標新實所獨擅全書精粹盡在於斯談異七卷皆記神怪則文人好奇之習謂之戲錄

可矣池北者士禎宅西有圃圃中有池建屋藏書取白居易語以池北書庫名之自爲之記庫旁有石帆亭常與賓客聚談其中故以名書前有自序康熙辛未作也

香祖筆記十二卷山東巡撫採進本

國朝王士禎撰皆康熙癸未甲申二年所記至乙酉而排纂成書其曰香祖者王象晉羣芳譜曰江南以蘭爲香祖士禎蓋取其祖之語以名滋蘭之室因以名書也是書體例與居易錄同亦多可采惟

論尹吉甫一條最爲紕繆又如姚旅露書以章八元詩爲盧照鄰某詩話以柳惲詩爲趙孟頫_{案某詩話}

原本不著其名蓋有所諱今亦仍其舊文

記憶偶誤事所恒有指其疏舛足矣而一則以爲無目人語一則以爲眯目人道黑白肆口毒詈皆乖著書之體士禎池北偶談任惇表語一條何嘗不以劉禹錫覆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二句爲白居易詩漁洋文畧遊攝山記何嘗不以左思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二句爲郭璞詩乎此由晚年解組侘傺未平肇

罿之間遂失其中夷之故度斯亦盛德之累矣又第十二卷一條曰輟耕錄言或題畫曰特健藥不喻其義余因思昔人如秦少游觀輞川圖而愈疾黃大癡曹雲溪沈石田文衡山輩皆工畫皆享大年人謂是煙雲供養則特健藥之名不亦宜乎案法書要錄載武平一徐氏法書記曰駙馬武延秀聞二王之迹强學寶重乃呼薛稷鄭愔及平一評其善惡諸人隨事答稱爲上者題云特健藥云是突厥語案唐書稱延秀嘗質於突厥解其國語法書要錄所載太平公主三駙藐提四字印

亦突厥語也其解甚明士禎乃以字義穿鑿殊爲失考此非僻事殆耄而忘乎然其品題文藝宏奬風流至於老而不衰固足尚也

分甘餘話四卷　山東巡撫採進本

國朝王士禎撰此書成於康熙己丑罷刑部尚書家居之時曰分甘者取王羲之與謝萬書中語也大抵隨筆記錄瑣事爲多蓋年逾七十借以消閒遣日無復考證之功故不能如池北偶談居易錄之詳核中如引嬾眞子稱漢書昌邑王賀妾名羅紨

郎羅敷不言二字何以通用俟考云云今案漢書昌邑王傳實作羅紨顏師古注曰紨音敷說文系字部有此字注曰布也一曰粗紬從系付聲蓋紨字音同故得與敷字通用馬永卿誤引漢書士禎不加辨正而轉以設疑殊爲疎舛是亦隨時摘錄不暇繙檢之明驗矣其他傳聞之語偶然登載亦多有未可盡憑者然如繁臺之當讀蒲禾切梅福爲吳門市卒之非蘇州宣室之有二此類皆有典據不同摭拾披沙揀金尚往往見寶也其中滄浪

詩話一條獨舉馮班鈍吟襍錄之說反覆詆排不遺餘力則以士禎論詩宗嚴羽而趙執信論詩宗馮班核其年月在談龍錄初出之時攻班所以攻執信也然執信訟言詆士禎而士禎僅旁借其詞不相顯斥則所養勝執信多矣

古夫于亭襍錄六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王士禎撰士禎以康熙甲申罷刑部尚書里居乙酉續成香祖筆記之後復采綴聞見以成此書自序謂無凡例無次第故曰襍以所居魚子山有

古夫于亭因以爲名其中如據西京雜記鈎弋夫
人事以駁正史則誤採僞書據貴耳集以王安石
爲秦王廷美後身則輕信小說據詩元龜象齒之
文謂韓非希見生象之語不足爲信據易匪其彭
之文謂論語竊比老彭彭當音旁訓爲側據子華
子證詩有美一人據示兒編解詩黽勉從事則附
會經義以張爲爲南唐人以俞文豹爲元人亦失
於考核然如謂岳珂桯史之名出於李德裕辨劉
表碑非蔡邕作辨帖黃今古不同辨劇談錄元稹

見李賀之妄辨丹鉛錄載蘇軾詞之謬辨洪邁萬首絕句辨西溪叢語誤引田子春辨才調集誤題王之渙辨唐彥謙誤詠齊文惠太子宮人皆引據精核品題諸詩亦皆愜當而記董文驥論擬李白孟浩然詩記汪琬論新異字句不諱所短若預知其詩派流弊而防之者可謂至公之論異乎沾沾自護者矣

右襍家類雜說之屬八十六部六百三十二卷皆文淵閣著錄

叢襍說之源出於論衡其說或抒已意或訂
俗訛或述近聞或綜古義後人沿波筆記作
焉大抵隨意錄載不限卷帙之多寡不分次
第之先後興之所至即可成編故自宋以來
作者至夥今總彙之爲一類

子部三十三

雜家類七

洞天清錄一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宋趙希鵠撰希鵠本宗室子宋史世系表列其名於燕王德昭房下葢太祖之後始末則不可詳考書中有嘉熙庚子自嶺右回至宜春語則家於袁州者也是書所論皆鑒別古器之事凡古琴辨三十二條古硯辨十二條古鐘鼎彝器辨二十條怪

石辨十一條硯屏辨五條筆格辨三條水滴辨二條古翰墨眞迹辨四條古今石刻辨五條古今紙花印色辨十五條古畫辨二十九條大抵洞悉源流辨析精審如謂刁斗乃行軍炊具今世所見古刁斗乃王莽威斗之類爲厭勝家所用又謂今所見銅犀牛天祿蟾蜍之屬皆古人以貯油點燈今人誤以爲水滴其援引考證類皆確鑿固賞鑒家之指南也明寧獻王權嘗爲刊板於江西見寧藩書目曹溶續藝圃搜奇所載與此本同葢皆從寧

王舊刻傳錄明錢塘鍾人傑輯唐宋叢書別載一本與此本迥異考其中有楊慎之說寧庶人宸濠之名及永樂宣德成化年號希鵠何自知之其爲未見此本而剌取他書以贋其名固不待辨矣

負暄野錄二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舊本題曰陳槱撰不著時代卷末有至正七年王東跋乃云不知何人所述是當時所見之本未署名也今考書中秦璽一條稱槱嘗聞諸老先生議論則其人名槱無可疑但不知何據而題爲陳姓

案閩書陳櫄陳幾之孫長樂人紹熙元年進士書中秦璽條內稱近嘉定己卯光宗紹熙元年下距寧宗嘉定己卯首尾三十年又西漢碑條內亦稱聞之梁谿尤袤惜不再叩之袤亦當光寧之時疑即此陳櫄也其書上卷論石刻及諸家書格下卷論學書之法及紙墨筆研諸事皆源委分明足資考證至所載鼠鬚筆詩一首宋文鑑題爲蘇過作其時斜川集尚存必無舛誤而櫄稱昨見邵道豫賦鼠鬚筆殊有風度令載於此云云則失考之甚

矣

雲烟過眼錄四卷續錄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宋周密撰密有武林舊事已著錄是書記所見書畫古器畧品甲乙而不甚考證其命名葢取蘇軾之語第考軾寶繪堂記實作烟雲之過眼舊本刊作雲烟殆誤倒其文然錢曾讀書敏求記載元至正間夏頤鈔本已作雲烟則譌異已久矣曾記夏本作一卷而此本四卷或後人所分歟觀所記收藏之人葢入元以後所作中有湯允謨莱森文璧

之語恭默勘是書各爲題識傳寫者誤合爲一如王子慶所藏宋太祖御批三件條末云今第三卷只有二件疑有脫誤當參攷志雅堂雜抄云云志雅堂雜抄亦密所著不應自云當參攷知亦誤連校正之語爲正文矣中記蘇軾手書詞稱郟湛初溢今本訛爲漣漪初溢然郟湛字不可解恐亦有訛又記蘭亭序有隋煬帝內府石刻不知何據又記吳彩鸞書切韻以一先二仙爲十三仙二十四先稱不可曉案困學記聞載魏了翁之言已稱唐

韻下平不作一先則唐韻或有此別本亦未可知也續錄一卷題逢澤湯允謨撰凡三十九條董其昌戲鴻堂帖定絹本黃庭經爲楊許舊跡葢本此書則亦以其賞鑒爲準矣

格古要論三卷 衍聖公孔昭煥家藏本

明曹昭撰昭字明仲松江人其書成於洪武二十年凡分十三門曰古銅器曰古畫曰古墨跡曰古碑法帖曰古琴曰古硯曰珍奇曰金鐵曰古窰器曰古漆器曰錦綺曰異木曰異石每門又各分子

目多者三四十條少者亦五六條其於古今名玩器具眞贋優劣之解皆能剖析纖微又諳悉典故一切源流本末無不灑然故其書頗爲賞鑒家所重郎瑛七修類稿嘗議其琴論後當入古筆管淳化帖後當收譜系一卷珍寶欠祖母綠聖鐵異石欠犬理仙姑異木欠伽楠香古銅欠布刀等錢古紙欠藏經紙且珍奇後當設一羽皮如狐貉孔雀翡翠豹兒之類而文房門亦不可不論云云其言雖似有理然其書不過自抒聞見以爲後來攷古

之資固與類書隸事體例有殊要未可以一二事之偶未賅備遽訾其脫漏也惟所論銅器入土千年色純青如翠入水千年色綠如瓜皮一條孫炯硯山齋珍玩集覽以爲信如所言則水銀色褐色黑漆古色者又將埋於何地而深譏其說爲未確是誠不免於疎駁耳

竹嶼山房雜部三十二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是書凡養生部六卷燕閒部二卷樹畜部四卷皆明華亭宋詡撰種植部十卷尊生部十卷詡子公

望撰公望之子懋澄合而編之謝字久夫公望字天民皆見於書中其始末則未詳焉考千頃堂書目載是書凡二十七卷前集樹畜部四卷養生部六卷家要二卷宗儀二卷家規四卷後集種植一卷尊生一卷此本葢不完之書然此書以農圃之言兼玩好之具與家要家規宗儀同為一帙實屬不倫疑其後析而別行而此五部以類相聚自為一編則亦不可謂非全帙也至種植養生二部實各十卷與黃氏所云各一卷者不合且以黃氏所

載卷數計之與二十七卷之數又自不相合則黃氏所云亦不足據以定此書之完缺矣其書於田居雜事最爲詳悉而亦間附考證如養生部鰣魚條引爾雅鰽當魱以證之鄭樵注謂鰽即魱魱即縮項鯿郭璞注謂鰽似鯿而小則非鯿可知鄭注似誤此書取張萱彙雅之說舍鄭從郭以鰽爲鰣所解甚確則猶讀書考古者所爲非僅山人墨客語也

遵生八牋十九卷 通行本

明高濂撰濂字深父錢塘人其書分為八目卷一卷二曰清修妙論牋皆養身格言其宗旨多出於二氏卷三至卷六曰四時調攝牋皆按時修養之訣卷七卷八曰起居安樂牋皆實物器用可資頤養者卷九卷十曰延年却病牋皆服氣導引諸術卷十一至卷十三曰飲饌服食牋皆食品名目附以服餌諸物卷十四至十六曰燕閒清賞牋皆論賞鑒清玩之事附以種花卉法卷十七十八曰靈秘丹藥牋皆經驗方藥卷十九曰塵外遐舉牋則

歷代隱逸一百八事蹟也書中所載專以供閒適消遣之用標目編類亦多涉纖仄不出明季小品積習遂爲陳繼儒李漁等濫觴又如張卽之宋書家而以爲元人范式官廬江太守而以爲隱逸其訛誤亦復不少特抄撮旣富亦時有助於檢核其詳論古器彙集單方亦時有可採以視勦襲淸言强作雅態者固較勝焉

清秘藏二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明張應文撰而其子謙德潤色之應文字茂實崑

山監生屢試不第乃一意以古器書畫自娛謙德即作清河書畫舫眞蹟日錄之張丑後改名也是編雜論玩好賞鑒諸物其曰清秘藏者王穉登序謂取倪瓚清秘閣意也上卷分二十門下卷分十門其體例畧如洞天清錄其文則多採前人舊論如銅劍一條本江淹銅劍讚之類不一而足而皆不著所出蓋猶沿明人剽剟之習其中所列香名多引佛經所列奇寶多引小說頗參以子虛烏有之談亦不爲典據然於一切器玩皆辨別眞僞品

第甲乙以及收藏裝褙之類一一言之甚詳亦頗
有可采卷末記所蓄所見一條稱所蓄法書惟宋
高宗行書一卷蘇子瞻詩草元趙子昂歸田賦所
蓄名畫惟唐周昉戲嬰圖宋八羅漢八幅畫苑雜
跡一冊元倪雲林小景一幅而已而其子丑作清
河書畫表列於應文名下者乃有三十一種此書
成於應文臨沒之日不得以續購爲詞然則丑表
所列殆亦夸飾其富不足盡信歟此本爲鮑士恭
家知不足齋所刊原附丑眞跡日錄後益山谷集

末載伐檀集之例今以各自為書仍析出别著録焉

長物志十二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明文震亨撰震亨字啟美長洲人徵明之曾孫崇禎中官武英殿中書舍人以善琴供奉明亡殉節死是編分室廬花木水石禽魚書畫几榻器具位置衣飾舟車蔬果香茗十二類其曰長物葢取世說中王恭語也凡閒適玩好之事纖悉畢具大致遠以趙希鵠洞天清錄為淵源近以屠隆考槃餘

事爲參佐明季山人墨客多以是相誇所謂淸供者是也然矯言雅尚反增俗態者有焉惟震亨世以書畫擅名耳濡目染與衆本殊故所言收藏賞鑒諸法亦具有條理所謂王謝家兒雖復不端正者亦奕奕有一種風氣歟且震亨捐生殉國節槩炳然其所手編當以人重尤不可使之泯沒故特錄存之備雜家之一種焉

韻石齋筆談二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國朝姜紹書撰紹書有無聲詩史已著錄是書仿周

斋雲烟過眼錄記所見古器書畫及諸奇玩惟斋書以收藏之人標題此書即以其物標題斋書但記其名此書併詳其形模及諸家授受得失之始末其體例小異耳其天成太極圖一條不過石中圓理偶爾黑白相間遂執以駁朱子太極無形之說殊爲迂謬延陵十字碑一條力辨孔子未嘗至吳之說引後世書墓誌者不必皆至墓門爲證然墓之建碑自是漢以下事越國數千里乞人表墓自是唐宋以下事以例三代殆恐不然至其辨黃

氏文王鼎附會博古圖辨天啟甲子所得玉璽非秦物辨河莊淳化帖爲宋人所重刊非王著原摹辨句容崇明寺藏經有宋元祐五年張𬭎潘澤題名無斗神幻書之事辨宋徽宗山居圖董其昌誤以爲王維辨宋藏經多仿蘇黃字體非必二人眞跡皆鑿然有理其他亦多可資考證猶近代說部之可觀者其上卷秘閣藏書永樂大典名賢著述朝鮮八好書四條下卷晚季音樂白兔沙鷄文臣玉帶四條雜說他事於全書爲不類蓋隨筆記錄

偶失刊削以原本所有仍並存之焉

七頌堂識小錄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劉體仁撰體仁字公勇諸書或作公㦸㦸即古勇字也河南棣川衛人順治乙未進士官至吏部郎中王士禎居易錄記體仁喜作畫而不工恒藉一人代筆有宣州兔毛褐眞不如假之戲至今以爲口實然其賞鑑則特精所撰七頌堂集中有與張實水尺牘稱近日仿烟雲過眼錄爲識小錄一冊即是書也所記書畫古器凡七十四條多稱孫

承澤梁清標諸舊家物益體仁當時與汪琬王士禎爲同榜進士以詩文相倡和而與承澤等又以博古相高每條必詳其所藏之人與其授受所自皆可以資考證王士禎撰山志曰近劉公勇撰識小錄中有云王山史亦有五字未損蘭亭本宋搨豫章本也有米元暉跋與宋仲温跋若出一手爲蛇足耳汪苕文大不然之予嘗馳簡公勇云米元暉跋固疑其贋然與宋仲温跋用筆迥異足下謂如出一手何也今遂望足下刪改此稿不然失言矣

云云其跋今未之見然恐亦好事之家自矜所有未足爲定論也惟蘇軾所書醉翁亭記出中州士人白麟之手高拱誤爲真蹟勒之於石體仁亦稱人疑其贋或指爲鍾生所摹而謂定州有軾草書中山松醪賦殘碑筆與此同軾一書每爲一體忽作顛張醉素何可謂其必無殆以鄉曲之私回護其詞耶末二條一爲陸竺僧遇魔事一爲韋際飛池河驛見雌雄猿事皆與賞鑒無關疑偶記冊末而其子凡據以入梓未及刊除也

研山齋襍記四卷 編修厲守謙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考研山爲孫承澤齋名或疑即爲承澤作然所引查愼行敬業堂詩王士禛居易錄等書皆在承澤以後則必不出承澤手考承澤之孫炯有研山齋珍玩集覽此書或亦炯所撰歟首論六書而附以璽印及刊板告身表文之屬次研說墨譜而附以眼鏡次爲銅器考窰器考皆頗足以資考證葢承澤雖人不足道而於書畫古器則好事賞鑑兩擅其長其所收藏至今爲世所重炯

承其遺緒耳濡目染具有淵源其所論著一一能詳究始末細別纖微固亦不足異矣

右雜家類雜品之屬十一部八十三卷皆文淵閣著錄

案古人質朴不涉雜事其著爲書者至射法劍道手搏蹴踘止矣至隋志而欹器圖猶附小說象經棊勢猶附兵家不能自爲門目也宋以後則一切賞心娛目之具無不勒有成編圖籍於是始衆焉今於其專明一事一物

者皆別爲譜錄其雜陳衆品者自洞天清錄

以下並類聚於此門蓋旣爲古所未有之書

不得不立古所未有之例矣

意林五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唐馬總編唐書總本傳但稱其系出扶風不言爲

何地人其字唐書作會元而此本則題曰元會均

莫能詳也傳稱其歷任方鎭終於戶部尚書贈右

僕射謚曰懿陳振孫書錄解題稱總仕至大理評

事則考之未審矣初梁庾仲容取周秦以來諸家

雜記凡一百七家摘其要語爲三十卷名曰子鈔總以其繁略失中復增損以成此書宋高似孫子略稱仲容子鈔每家或取數句或一二百言馬總意林一遵庾目多者十餘句少者一二言比子鈔更爲取之嚴錄之精今觀所采諸子今多不傳者惟賴此僅存其概其傳於今者如老莊管列諸家亦多與今本不同不特孟子之文如容齋隨筆所云也前有戴叔倫柳伯存二序與文獻通考所載相同唐志著錄作一卷叔倫序云三軸伯存序文

云六卷今世所行有二本一爲范氏天一閣寫本多所佚脫是以

御題詩有太元以下竟佚之之句此本爲江蘇巡撫所續進乃明嘉靖己丑廖自顯所刻較鮑氏本少戴柳二序而首尾特完整然考子鈔原目凡一百七家此本止七十一家洪氏載總所引書尚有蔣子譙子鍾子張儼默記裴氏新書袁准正書袁子正論蘇子張顯析言于子顧子諸葛子陳子要言符子諸書此本不載又通攷稱今本相鶴經自意林

鈔出而永樂大典有風俗通姓氏篇題曰出馬總意林此本亦並無之合計卷帙當已失其半併非總之原本矣然殘璋斷璧益可寶貴也

紺珠集十三卷内府藏本

不著編輯者名氏案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載有紺珠集十三卷稱爲朱勝非編百家小記而成以舊說張燕公有紺珠見之則能記事不忘故以爲名其所言體例卷數皆與今本相合則此書當爲勝非所撰然書首有紹興丁巳灌陽令王宗哲序稱

紺珠之集不知起自何代建陽詹寺丞出鎭臨門命之校勘將鏤板以廣其傳云云考丁巳爲紹興七年而宋史列傳勝非以紹興二年入相既罷後以五年起知湖州後引疾歸廢居八年而卒是宗哲作序時勝非方以故相里居使此書果出其手何至刊校之人俱不能詳知姓氏於情理殊爲可疑或公武所紀有誤未可知也其書皆抄撮說部摘錄數語分條件繫以供獺祭之用體例頗與曾慥類說相近惟類說引書至二百六十一種而此

書所引祇一百三十七種視慥書僅得其半然其去取頗有同異未可偏廢且其所見之書多爲古本亦有足與世所行本互相參討者如方言奕偞容也一條今本注曰奕偞皆輕麗之貌而此書則注云奕奕偞偞又今本私策纖莜穉杪小也一條此書引作私纖穉杪策少也證之下文策字本次在杪字下則此書所引爲長葢雖徵据叢雜而旁見側出其足資考證者亦多固未可槩以𧹞積譏之矣

類說六十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曾慥編慥字端伯晉江人官至尚書郎直寶文閣奉祠家居撰述甚富此乃其僑寓銀峯時所作成於紹興六年取自漢以來百家小說採掇事實編纂成書其二十五卷以前為前集二十六卷以後為後集其或摘錄稍繁卷帙太鉅者則又分析子卷以便檢閱書初出時麻沙書坊嘗有刊本後其板亡佚寶慶丙戌葉時為建安守為重鋟置於郡齋今亦不可復見世所傳本則又明人所重刻

也其書體例畧仿馬總意林每一書各刪削原文而取其奇麗之語仍存原目於條首但總所取者甚簡此所取者差寛爲稍不同耳南宋之初古籍多存慥又精於裁鑒故所甄錄大都遺文僻典可以裨助多聞又每書雖經節錄其存於今者以原本相較未嘗改竄一詞如李繁鄴侯家傳下有注云繁於泌皆稱先公今改作泌云云即一字之際猶詳慎不苟如此可見宋時風俗近古非明人逞臆妄改者所可同日語矣

事實類苑六十三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宋江少虞撰少虞始末未詳據序首自題稱左朝請大夫權發遣吉州軍州而江西通志亦未載其履貫蓋已不可考矣其書成於紹興十五年以宋代朝野事迹見於諸家記錄者甚多而畔散不屬難於稽考因爲選擇類次之分二十二門各以四字標題曰祖宗聖訓君臣知遇名臣事迹德量智識顧問奏對忠言讜論典禮音律官政治蹟衣冠盛事官職儀制詞翰書籍典故沿革詩賦歌詠文

章四六曠達隱逸仙釋僧道休祥夢兆占相醫藥書畫技藝忠孝節義將相才畧知人薦舉廣智博識風俗雜志自序作二十八門葢傳錄之譌也所引之書悉以類相從全錄原文不加增損各以書名注條下共六十餘家凡十四年而後成故徵採極爲浩博其中雜摭成編有一事爲兩書所載而先後並存者又如邊鎬稱邊和尚等事及諸家詩話所摘唐人詩句與宋朝事實無所關者亦槪錄之未免疎於簡汰然北宋一代遺文逸事畧具於

斯王士禎居易錄稱爲宋人說部之宏構而有裨於史者艮非誣也其間若國朝事始三朝聖政錄三朝訓鑒蓬山志忠言讜論元豐聖訓傅商公佳話兩朝寶訓熙寧奏對劉貢之詩話李學士叢談等書今皆久佚藉此尚考見一二是尤說家之總彙矣王士禎載此書作四十卷今本實六十三卷檢勘諸本皆同疑爲士禎筆誤或一時所見偶非完帙歟

仕學規範四十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宋張鎡撰鎡字公甫官奉議郎直祕閣是書分為
學行已滋官陰德作文作詩六類統載宋名臣事
狀並徵引原文各著出典若所採九朝名臣傳諸
書俱為修史者所據依故多與史合且可補其遺
缺如所錄范仲淹鎮青社時設法免青民輦置之
苦青民至為立祠又趙抃治越州歲荒令貯米者
反增價糶之而其後更賤民胥全活均云出四科
事實又張方平知崑山縣收餘賦以給貧民而止
民數十年侵越之訟云出哲宗名臣傳今其書皆

不傳而三八本傳亦未載此類頗多均可以資考證蓋與朱子名臣言行錄體例雖殊而爲一代文獻之徵則其致一也

自警編九卷 直隸總督採進本

宋趙善璙撰善璙太宗七世孫家於南海端平中嘗知江州其書乃編次宋代名臣大儒嘉言懿行之可爲法則者凡學問類子目三操修類子目十二齊家類子目四接物類子目七出處類子目五事君類子目十一拾遺類子目二共八類五十五

目益亦仿言行錄之體而少變其義例者也善璙生南宋之季而所載至靖康而止其後惟朱子議論間爲採入其餘多不甄錄固由時代相接難於棄取亦以宋時士大夫風俗淳厚惟汴都爲極盛南渡而還門戶立而黨局生議論繁而實用減非復先民篤厚之風故獨臚陳舊德以示斷限歟雖所列率人所習聞而縷析條分便於省覽其財賦門兵門及拾遺一類則并及於壬人憸夫用垂炯戒亦當時士大夫之藥石矣原本各注所引書名

今多佚脫蓋傳刻者失之諸本並同亦姑仍其舊焉

言行龜鑑八卷永樂大典本

元張光祖編光祖元史無傳志乘亦不載其名始末無可考見惟大德癸卯陳普作是書序稱襄國張君字紹先大德辛丑爲泉州推官睹其歷仕爲政信其爲仁人君子又有大德甲辰熊禾序稱光祖質美嗜學有天下來世之志陳普即學者所稱石堂先生熊禾即學者所稱勿軒先生皆宋元間

篤行醇儒不妄許可據其所言則紹祖亦君子人矣初宋趙善璙作自警編錄前輩嘉言善行以示矩矱光祖欲爲刊行態禾以善璙所編尚有未及刪潤者光祖乃即善璙舊本益以典型錄厚德錄善善錄名臣言行錄及博採名臣碑誌之文裒輯排比以成是編據原序稱分學問德行交際家道出處政事民政兵政八門黃虞稷千頃堂書目著錄作八卷蓋一門爲一卷也原序又稱類列八十有二枚舉爲九百五十有五今原本散佚惟載於

永樂大典者尚存四百七十二條而八十有二之子目則不可復考然唐以前分類之書不過撮舉大綱易於包括宋人著書好立子目目愈繁碎則分隸彌易糾紛今子目既已無徵惟以所立八門依類排纂轉覺便於循覽又原序稱每類之中首之以善行次之以嘉言先踐履後議論也然言行既各分編則一人之名一類中先後複出時代未免顛舛又或一事一人而言行並見尤難於割裂其文體例殊爲未善今惟以人統事以時代敘人

庶端緒不淆釐然易見雖編次視原本稍殊而要之標舉芳蹤示人效法於光祖著書之本旨固未嘗失矣宋元說部諸書每雜述詼諧侈陳神怪以供文士之談資是編所記雖平近無奇而雋實切理足以資人之感發亦所謂布帛菽粟之文雖常而不可厭者歟

說郛一百二十卷通行本

明陶宗儀編宗儀有國風尊經已著錄考楊維楨作是書序稱一百卷孫作滄螺集中有宗儀小傳

亦稱所輯說郛一百卷二人同時友善目睹其書
必無虛說蓋宗儀是書實仿曾慥類說之例每書
略存大概不必求全亦有原本久亡而從類書之
中鈔合其文以備一種者故其體例與左圭百川
學海迥殊後人見其目錄所列數盈千百遂妄意
求其全帙當必積案盈箱不知挨籍而求多歷代
史志所不載宗儀又何自得之乎都卬三餘贅筆
又稱說郛本七十卷後三十卷乃松江人取百川
學海諸書足之與孫作楊維楨所記又異豈卬時

原書殘鈌僅存七十卷耶考宏治丙辰上海郁文博序稱與百川學海重出者三十六種悉已刪除而今考百川學海所有此本仍載又卷首引黃平倩語稱所錄子家數則自有全書經籍諸註似無深味宜刪此二句以鹽官王氏所載學庸古本數種冠之云云今考此本已無子書經註而開卷即爲大學石經大學古本中庸古本三書目錄之下各註補字是竟用其說竄改舊本𦓂郁文博所編百卷已非宗儀之舊此本百二十卷爲

國朝順治丁亥姚安陶珽所編又非文博之舊矣其中如春秋緯九種之後又別出一春秋緯青瑣高議之外又別出一青瑣詩話孔氏雜說之外又別出一珩璜新論周密之武林舊事分題九部段成式之酉陽襍俎別立三名陳世崇之隨隱筆記標二目宗儀之謬決不至斯又王逵蠡海集其人雖在明初而於宗儀爲後輩自商維濬稗海始誤爲宋之王逵漢雜事祕辛出於楊慎僞撰慎正德時人又遠在其後今其書並列集中則不出宗儀

又爲類證然雖經竄亂崖畧終存古書之不傳於今者斷簡殘編往往而在佚文瑣事時有徵焉固亦考證之淵海也所錄凡一千二百九十二種自三十二卷劉餗傳載以下有錄無書者七十六種今仍其舊原本卷字皆作弓卷首引包衡之說謂弓音周與軸同今亦仍之至珽所續四十六卷皆明人餖飣之詞全書尚不足觀摘錄彌無可取別存其目不復留溷簡牘焉

古今說海一百四十二卷　直隸總督採進本

明陸楫編楫字思豫上海人是編輯錄前代至明小說分四部七家一曰說選載小錄編記二家二曰說淵載別傳家三曰說畧載雜記家四曰說纂載逸事散錄雜纂三家所採凡一百三十五種每種各自爲帙而畧有刪節考割裂古書分隸門目者始魏繆襲王象之皇覽其存於今者修文殿御覽以下皆其例也裒聚諸家摘存精要而仍不亂其舊第者則始梁庾仲容之子鈔其存於今者唐馬總意林以下皆其例也楫是書作於嘉靖甲辰

所載諸書雖不及曾慥類說多今人所未見亦不及陶宗儀說郛捃拾繁富鉅細兼包而每書皆削其浮文尚存始末則視二書爲詳贍參互比較各有所長其蒐羅之力均之不可沒焉

玉芝堂談薈三十六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徐應秋編應秋字君義浙江西安人萬歷丙辰進士官至福建左布政使是書亦考證之學而嗜博愛奇不免兼及瑣屑之事其例立一標題爲綱而備引諸書以證之大抵採自小說雜記者爲多

應秋自序有曰未及典謨垂世之經奇止輯史傳解頤之雋承名之談薈竊附說鈴其宗旨固主於識小也然其捃摭既廣則兼收並蓄不主一途軼事舊聞往往而在故考證掌故訂證名物者亦錯出其間披沙揀金集腋成裘其博洽之功頗足以抵冗雜之過在讀者別擇之而已昔李昉修太平廣記陶宗儀輯說郛其中迂怪居多而皆以取材宏富足資採擇遂流傳不廢應秋此編雖體例與二書小別而大端相近至來集之之樵書全仿應

秋而作然有其蕪漫而無其博贍故置彼取此焉

元明事類鈔四十卷湖北巡撫採進本

國朝姚之駰撰之駰有後漢書補逸已著錄是編摘取元明諸書分門隸載亦江少虞事實類苑之流似乎類書實則非類書也其所纂述大抵典則可觀如元代故實載於說部者最少是書誌疆域則引劉郁西使記以證拓境之遠誌任官則引經世大典以證銓法之密皆足補元史各志之闕又如引詩會小傳以誌馬祖常之耿直引名臣言行

錄以誌霍肅之公正亦足裨元史列傳所未備至記宮殿一門採取元掖庭記元人詩集搜羅頗博更可與析津志諸書相參唯記奎章閣而不知崇文閣之更重記只遜引長安客話謂上直之衣不知即輿服志之質孫（衆只遜質孫皆濟遜之訛元史國語解已經改正今以辨訂其訛文是以仍各書其舊字以見異同舛互之所由）自天子至衞士皆有之乃前後互引失於考證未免稍有疎畧至明代說部浩如烟海所采亦未爲詳賅然萬歷以後門戶交爭恩怨糾纏餘波及於翰墨凡所記錄多不

足憑之塙或病其冗濫而矜慎取之歟是亦不失闕疑之義也

右雜家類雜纂之屬十一部五百三十六卷皆文淵閣著錄

案以上諸書皆採摭衆說以成編者以其源不一故悉列之雜家吕覽淮南子韓詩外傳說苑新序亦皆綴合羣言然不得其所出矣故不入此類焉

儼山外集三十四卷浙江汪汝瑮家藏本

明陸深撰深有南巡日錄已著錄是編乃其劄記

之文其子楫彙爲一集凡傳疑錄二卷河汾燕閒

錄二卷春風堂隨筆一卷知命錄一卷金臺紀聞

二卷願豐堂漫書一卷谿山餘話一卷玉堂漫筆

三卷停驂錄一卷續停驂錄三卷豫章漫抄四卷

中和堂隨筆二卷史通會要三卷春雨堂雜抄一

卷同異錄二卷蜀都雜抄一卷古奇器錄一卷書

輯三卷其中惟史通會要摭劉知幾之精華檃括

排纂別分門目而採諸家之論以佐之凡十有七

篇專爲史學而作同異錄爲進御之本採擇古人
嘉言撮其大畧分上下二篇上曰典常下曰論述
專爲治法而作古奇器錄皆述珍異書輯皆論六
書八法其餘則皆訂正經典綜述見聞雜論事理
每一官一地各爲一集部帙雖別體例則一雖譾
言瑣語錯出其間而核其大致則足資考證者多
在明人說部之中猶爲佳本舊刻本四十卷今僃
汝南巡日錄大駕北還錄淮封日記南遷日記科
場條貫平北錄六種刪存其目故所存惟三十四

卷焉

少室山房筆叢正集三十二卷續集十六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胡應麟撰應麟字元瑞蘭谿人萬歷丙子舉人以依附王世貞得名故明史文苑傳附載世貞傳中此其生平考据雜說也分正續二集爲書十六種曰經籍會通四卷皆論古來藏書存亡聚散之迹曰史書佔畢六卷皆論史事曰九流緒論三卷皆論子部諸家得失曰四部正譌三卷皆攷證古來僞書曰三墳補遺二卷專論竹書紀年逸周書

穆天子傳三種以補三墳之缺曰二酉綴遺三卷皆採摭小說家言曰華陽博議二卷皆雜述古來博聞强記之事曰莊嶽委譚二卷皆正俗說之附會曰玉壺遐覽四卷皆論道書曰雙樹幻鈔三卷皆論內典曰丹鉛新錄八卷曰藝林學山八卷則專駁楊慎而作其中徵引典籍極爲宏富頗以辨博自矜而舛訛處多不能免如沈德符敝帚軒剩語摘其以戱嵋爲佛經金剛山之非辨婦人弓足之前後兩岐王士禎香祖筆記摘其誤以秦宜祿

妻爲吕布妻唐人長安女兒踏春陽一絶止據博異志而不引沈亞之爲疎漏近時張文䳒螺江日記以爲竹書實出於晉太康年而應麟以爲咸寧反糾楊愼爲非是今核其所說如經籍會通謂崇文總目但經史有所論列子集闕如葢據六一集所載然六一集中亦尚存子部之半非竟闕也又謂廣川書跋惟以說經爲主自餘諸家僅存卷數葢據書錄解題然書錄解題所言乃廣川藏書志非廣川書跋也又謂孟子七篇而漢志十一篇葢

七字誤分爲二然前已引困學紀聞稱孟子外篇四篇以四合七非十一而何何隔兩頁而自矛盾也又謂先孔子而著書者黄帝史孔甲盤盂二十六篇然漢志注明云依托何以謂書在孔子前也又謂漢志兵家皃子一篇書名奇怪然皃古倪字故倪寛史亦作皃寛皃子名書亦猶孫子吳子何奇怪之有也又云刊板當始於隋引開皇十三年勑廢像遺經悉令雕板爲證然史文乃廢像遺經悉令雕造非雕板也史書佔畢大抵掉弄筆端無

所考證至云世知項槖八歲而師孔不知蒲衣八歲而師堯甘羅十二上卿少矣而伯益五歲掌火尤少以小說委談入之史論殊爲可怪至以曹沫刼盟爲葵邱之會以素問之雷公爲黄帝弟子更不知出何典記矣九流緒論謂史佚爲墨家之祖不知吕氏春秋有史角之明文謂隋志不載孔叢不知隋志孔叢七卷在論語類中不在儒家類中謂孔傳續六帖鄭樵通志所無不知傳與樵俱建炎紹興間人同時之書樵安能著錄四部正譌謂

憚於自名者魏泰筆錄然東軒筆錄實泰自署名其託名梅堯臣者乃碧雲騢謂衛元嵩元命包襲春秋孝經緯之名然元嵩書名元包不名元命包且春秋有元命苞苞字從草孝經幷無元命包也至謂子華子之程本即僞撰者之姓名益無稽矣姑約舉其一二尚不止沈德符等之所糾蓋捃摭既博又復不自檢點牴牾橫生勢固有所不免然明自萬歷以後心學橫流儒風大壞不復以稽古爲事應麟獨研索舊文參校疑義以成是編雖利

鈍互陳而可資考證者亦不少朱彝尊稱其不失

讀書種子誠公論也楊愼陳耀文焦竑諸家之後

錄此一書猶所謂差強人意者矣

鈍吟襍錄十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馮班撰班字定遠號鈍吟居士常熟人卷首自

署曰上黨從郡望也是書凡家誡二卷正俗一卷

讀古淺說一卷嚴氏糾謬一卷日記一卷誡子帖

一卷遺言一卷通鑑綱目糾謬一卷將死之鳴一

卷班著述頗多歿後太半散佚其猶子武搜求遺

藁僅得九種裒而成編家誡多涉歷世故之言其論明末儒者之弊頗爲深切正俗皆論詩法讀古淺說多評詩文日記多說筆法字學皆間附雜論嚴氏糾謬辨嚴羽滄浪詩話之非誡子帖多評古帖論筆法末附以社約四則皆論讀書之法遺言將死之鳴皆與家誡相出入通鑑綱目糾謬尚未成書僅標識五條姑錄而存之耳大抵明季諸儒守正者多迂鶩名者多詐明季詩文沿王李鍾譚之餘波僞體競出故班諸書之中詆斥或傷之激

然班學有本源論事多達物情論文皆究古法雖
間有偏駁要所得者爲多也

右雜家類雜編之屬三部九十二卷皆文淵閣著錄

案古無以數人之書合爲一編而別題以總
名者惟隋志載地理書一百四十九卷錄一
卷註曰陸澄合山海經以來一百六十家以
爲此書澄本之外其舊書並多零失見存別
部自行者惟四十二家又載地記二百五十
二卷註曰梁任昉增陸澄之書八十四家以

爲此記其所增舊書亦多零失見存别部行者惟十二家是爲叢書之祖然猶一家言也左圭百川學海出始兼裒諸家雜記至明而卷帙益繁明史藝文志無類可歸附之類書究非其實當入之雜家於義爲允今雖離析其書各著於錄而附存其目以不沒蒐輯之功者悉别爲一門謂之雜編其一人之書合爲總帙而不可名以一類者既無所附麗亦列之此門